偷闲亲炙经史子集，偶尔读点小说解闷，也算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曾国藩读小说

□王开林

道光二十年（1840）初冬，曾国藩自承“心甚不收”，只因他阅读了魔幻世情小说《绿野仙踪》。清代文人李百川的《绿野仙踪》不是一般的闲书，郑振铎的评语可谓挠中痒处：“《绿野仙踪》写得最好的一段，也是许多‘妓院文学’中写得最好的一段。”这下，就不难明白了，为何曾国藩年轻时阅读此书会“心甚不收”，当年他的修身功夫尚处于发轫阶段。

有一回，幕僚赵烈文去曾国藩内室聊天，在几案上的书堆中瞧见坊本《红楼梦》，吃惊之余，他调侃道：“督署亦有私盐耶？”清朝规定食盐为官产官卖之物，禁止商人走私。《红楼梦》被官方定性为禁书，犹如私盐，不在公开许可之列，曾国藩却有兴趣翻阅，由此可见他并不是老古板。其实，曾国藩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冬就接触《红楼梦》了，“树堂因时事日非，愤闷异常，阅看《红楼梦》。余亦阅之。”曾国藩的日记告诉我们：何以解愤？何以解闷？唯有“红楼”，他的好友冯树堂这样做，他有样学样。

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二十五日，曾国藩“旋看《红楼梦》三卷”，可见上次没看完，意犹未尽。翌日，“阅《红楼梦》二卷”。此后，便是阅小说若干页或阅小说一卷，多日如此，不知是不是《红楼梦》。倘若朝廷中那些磨牙吮血的御史知道曾国藩在剿捻期间仍不乏兴趣阅读《红楼梦》，其惨淡战绩就更没办法交代了。及至赵烈文在两江总督署内“查抄私盐”，曾国藩应该早已读完了《红楼梦》。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对《水浒传》的兴趣不亚于《红楼梦》。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底，他开始阅读这部小说，十二月初七日读毕此书，可惜的是，他在日记中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评点。绿林好汉是曾国藩心目中必须锄除的豪强，从他历来主张解散降兵、杀害降将的表现来看，其兴趣点很可能并非招安。

有趣的是，对《红楼梦》《水浒传》批判得最狠的不是别人，正是曾国藩的莫逆之交胡林翼。咸丰十年（1860年），他致书下属严树森：“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唯世故深误国事耳。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梦》，教坏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当痛除此习，独行其志。阴阳怕懵懂，不必计及一切。”看样子，不禁不红，越禁越红，这两部小说在清朝影响面如此之宽，对民间和官场的腐蚀度如此之烈，确实出人意料。

同治七年（1868年）闰四月，曾国藩为了“散闷”，还读过《儒林外史》。难能可贵的是，这回他留下了重要评点：“是书极诋士人多穿窬之行，丑态百出，览之足以解颐，亦用自儆。”《儒林外史》对儒林中的败类、丑类、马屁精、害人精、糊涂虫、可怜虫、吝啬鬼、伪君子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曾国藩读后并未产生抵触感，倒是认为它“足以解颐，亦用自儆”。由此可见，曾国藩内心对当时的儒林也是偏向于负评和差评的。

除此之外，曾国藩读过的笔记小说，见诸日记的，还有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他办理天津教案期间，事事棘手，日日焦灼，稍有闲暇，“仅阅笔记小说，而此心实未半刻恬愉也”，痛失大半视力和幽默感的日子绝对是他最糟心的日子。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曾国藩在家书中向胞弟国潢、国荃推荐此书：“《阅微草堂笔记》系纪文达公所著，多言狐鬼及因果报因之事。长沙如有可买，弟亦可常常阅之。”兄弟年纪大了，读圣贤书已兴趣索然，读点谈狐说鬼的趣味小说更能颐养天年。

曾国藩喜欢博览群书，即使羽檄交驰，身处危苦之境，仍偷闲亲炙经史子集，偶尔读点小说解闷，也算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吧。

晨曦（国画） □王军伟

河水清澈，小船悠悠，远处青山如黛，风从河面吹来

渡口河滩

□王 元

石角墟渡口河滩位于清远市石角镇北江石角墟渡口旁，它的出名纯属意外。因为近年来的持续疫情，许多娱乐场所停止营业，许多旅游的地方不能去，整天待在家里又觉得闷，枯水期的石角墟渡口周边有一大块河滩自然就成为人们的好去处。那里的河滩长满绿草，四周空旷，河水清澈，小船悠悠，远处青山如黛，风从河面吹来，格外清新凉爽。

我在居住的地方离石角墟渡口河滩不远，自然也成了那里的常客。

我们通常会在下午5点钟左右开车过去。那时的太阳没有那么猛，游人也不多，正是散步的时候。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靠近大堤的两棵榕树。那是整个河滩唯有的两棵大树，格外亮眼。绕过榕树，先从大堤下到河滩，穿过河滩来到靠近河水的滩边，再沿着滩边慢慢走，慢慢看，享受那种自由自在的慢生活，什么都不想，全神贯注眼前的美景，身心忽然豁朗开来。喜欢到这里来也许就是为了追寻这份感觉。

踩在高低不平又松软的河滩草地上，看着河水静静地流淌，时有鱼儿蹿出水面；夕阳慢慢西下，江面上缀满万道金光；碰巧有三两只小渔船在江面上撒网，缓慢地收网，渔民的身姿那么轻巧，动作那么娴熟。感觉特别美，特别安宁，仿佛一切都静止了。

往回走的时候，妻子忽然心血来潮：“我想骑马。”我本想说这哪里是骑马的地方，见她那认真的样子我话到嘴边就赶紧打住了，何必扫她的兴呢？

那是一匹瘦小的马，骑马的道具倒是一应俱全。牧马人叮嘱我妻子如何骑那马之后就放手了。我担心那马的野性，牧马人说不会有问题。说话间，那马已扯开蹄子欢快地奔跑起来，正在我忐忑不安之际，马已安然跑回原处，妻子一脸欢快，余兴未了。

一路上，看到已经有不少男男女女，或者带着孩子在偌大的河滩上放风筝、骑电动沙滩车，人声鼎沸，热闹异常。这是一个放风筝的好地方。江边风大，四处没有遮挡，草地宽阔，方便奔跑，风筝随意一放就能高高飘扬。天气好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这里放风筝，天空中总是飘浮着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风筝……

现在奶奶故去整整二十年，那段与豆豉干相伴的日子也远远地飘走了

豉香悠长

□钟剑文

那年刚上蒲牌中学，对我来说最大的考验不是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孤独的上学山路，也不是沉重的功课，而是怎么解决伙食问题。年迈的奶奶翻箱倒柜，最终找出了两罐豆豉干，宝贝一样帮我包好。

这就是我一个星期的伙食了。“这东西好，不会发霉。”奶奶自顾自说，又好像安慰我。当然是好东西，保质期长，任吃不坏；当然是好东西，除了这个家里再也拿不出可供我一个星期消费的食物了，并且拌饭拌粥都行。后来奶奶担心我吃腻吃厌，每隔一个星期就去地里挖一小块生姜给我，帮我捣碎与豆豉干一起拿到学校食堂蒸了泡饭吃，辣意爽胃；回来她又去村前池塘里捞一些小鱼小虾晒成干，让我带回学校与豆豉干一起蒸熟，鲜甜可口。奶奶就这样变着法子，将干硬咸涩的豆豉干变成了美味。

那些年，奶奶在村旁开垦出一块地，细整深耕，每到春水起就播下豆子，夏天来了就将豆苗割下来铺到晒场上，热烈的阳光抚过，豆荚就毕剥毕剥地响个不停，一粒粒黝黑锃亮的豆子纷纷跳出来，仿佛一个个调皮的孩子在互相嬉戏打闹着。豆子颗粒饱满，玲珑剔透，如一颗颗黑色的珍珠。奶奶拨开豆苗枝秆，一把捧起豆子凑到眼前，浑浊的眼里满是温柔的余光，连连说：“多好的豆子啊，多好的豆子啊。做成豆豉肯定是好东西。”

奶奶将豆子一粒粒用心挑拣过、用手指捏过，细心地将干瘪、有虫口，甚至外形不好长相难看的豆子剔除掉，确保每颗豆都饱满、光亮；然后，将豆子洗干净、煮熟，舀上来放在簸箕里晾干。她还专门腾出一个房间，收拾干净，将一簸箕一簸箕晾干的豆子搬进去，整整齐齐地摆在一起，这个过程叫“发霉”。直到后来我才懂得，其实这不叫“发霉”，而是让熟豆子在长曲霉菌。

这个过程奶奶是绝对不允许我们小孩子靠近的，甚至看一眼也不行。平时奶奶把房间的钥匙带在身上，不让外人进去。就是她自己进去也要戴好帽子、洗干净手脚，有时还要换好衣服，仿若朝圣一般。豆子“发霉”过程需要十多天，这十多天奶奶严防死守，一刻也不敢马虎；这当中奶奶最怕的是村中生小孩的人家，一旦听说谁家生小孩，奶奶就提心吊胆，昼夜不眠。据说生小孩的人家会产生一种“嘛”的东西，一旦让这种“嘛”感染，还处在“发霉”阶段的豆子就会快速烂掉，那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丝毫没有挽救的机会。

终于顺利长出曲霉菌，完成了“发霉”，奶奶依然不敢怠慢。她每天将带着长长霉菌的豆子搬出去，让阳光暴晒，不时还要用筷子翻整，让豆子均匀受热。如此这般四五天，经过阳光暴晒的豆子散发出一种淡淡的香味，这样才将豆子收集起来，均匀地撒上盐，然后装进陶罐里、封好罐口，再放在阴凉处让豆子继续发酵，半个月后将罐口刨开，一阵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教人沉醉迷离。

现在奶奶故去整整二十年，那段与豆豉干相伴的日子也远远地飘走了……

外卖餐具走向环保

外卖包装环保化 “绿色”消费走向多元

文/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图/受访者提供

过去半个月，广州根据“新十条”指引持续优化疫情防控政策，市民生活有序恢复，烟火气回归，市民的餐饮外卖需求量也不断上升。人们在享受便利、美味的外卖餐食后，“绿色”消费问题也再次引起关注。在消费市场上，不少环保包装产品、生活用品崭露头角，它们不仅颜值高，还经特定处理成为无污染产品。“绿色”消费迎来新的风潮，不少都市人表示，他们越来越注重环保的生活方式，感受“绿色”生活的意义。

外卖“绿色”行动，消费迎环保潮

随着环保相关措施不断推行，“绿色”理念走进生活，不少商家逐步践行“绿色”行动。以往的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外卖饭盒逐渐被商家舍弃，有商家开始用上可降解或可重复使用的打包盒，一些商家利用纸质包装打包水分较少的食物。

在外卖平台上，“是否需要餐具”成为消费者在点餐结算前必须点击的选项，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作出“需要餐具”或“无需餐具”的选择，否则无法下单。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是否需要餐具”是外卖平台早在2017年逐渐推行的外卖行动，以此唤起消费者的环保意识。

外卖餐具走向环保趋势是日常生活“绿色”消费的一个缩影，“绿色”消费不仅限于减少使用塑料餐具，也涉及多个方面。在网购平台和社交平台上，与环保相关的生活物品呈现百花齐放的现象，除了以麦秆为主要原料制作的环保餐具，还有环保手工皂、环保随行杯、环保家具等生活物品也逐渐出现在消费市场。

“绿色”生活渐成习惯，领悟生活意义

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减少外卖点单次数、选购避免造成环境污染的商品……这些“绿色”行动看似小，但不少市民在每天的落实过程中，也收获了生活的别样意义。

“平时点外卖是在家或者在办公室，这些场所一般自己有准备餐具，点外卖就无需餐具了，也是最近几年慢慢形成的生活习惯。”白领黄小姐在工作日期间会点外卖，随着环保生活的推行，她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

有人点餐时会主动选择“无需餐具”，有人则干脆让外卖不进家门。平日有下厨习惯的赵小姐已经形成非必要不点外卖的生活习惯，在她看来，自主下厨能直接减少自己使用塑料包装盒的机会：“如果是买外卖，我也会选择使用纸质包装的商家。除了非必要不点外卖，在日常生活中我也尽量减少使用带有塑料包装的生活用品，比如，居家制作饮品时会使用玻璃杯、玻璃吸管。”

对“绿色”生活有着深刻体会的大菊在2018年国外留学时，尝试实践一个学期的“减塑”生活，这段经历一直影响着大菊目前的生活习惯。

“当‘减塑’进入到自己的生活，无论是点外卖、买零食、还是点奶茶等，次数越来越少。”环保生活也让大菊节约了不少生活成本，大菊说：“从三年前拥有上百支口红，变成了现在只有一根足矣；购置衣服、鞋帽会考虑是否真的使用；下厨次数也逐渐增多……”对于大菊而言，践行“绿色”生活还降低了物欲追求，大菊将节省下来的花费投入到兴趣培养，以及开创自己的“绿色”环保产品品牌。

在2022年中国家博会（广州）CMF趋势展中，数十件海内外优秀可持续材料及设计作品一一呈现

观点

雷雨霄：让可持续材料插上设计之翼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图/受访者提供

用100%废弃的塑料再造钢琴，用菌丝材料加上回收纸、大豆油墨制作产品包装，用土豆皮等制成的土豆纸代替汉堡纸，用小麦秸秆制作的材料代替木头做家具……这些变废为宝的场景，让见过的人都惊叹不已，也突破了他们对“垃圾”的想象：这些材料与产品由“垃圾”变身而来，全部为中国本土研发、设计并生产。近年一直活跃于国内环保材料界的雷雨霄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她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可持续材料，推动其在国内的应用。

共同“放大可持续材料的声量”

“NANO × ARCH（材料乘以设计）”创始人、可持续设计（材料）博物馆发起人之一雷雨霄将“可持续材料”定义为对人类和环境都健康、同时具有经济效益的材料。近年她带领团队与各合作方一起，用可持续材料完成大量的公共项目及日常产品设计。

去年9月，全球第一架由100%废弃塑料瓶盖再造的钢琴在海南万宁日月湾奏响，这架钢琴由“材料乘以设计”、海洋保护机构亿角鲸、百事中国、Benwu Studio等联合打造，从材料环节降低排碳840kg，相当于种下了八棵20年树龄的大树。

在广州番禺新造，由“本土创造”“材料乘以设计”等机构联合发起的可持续设计（材料）博物馆今年5月正式开馆。“希望博物馆不拘泥于地理位置，而成为一个平台和据点，汇聚和呈现海内外更多可持续、创新的优秀作品和探索实践。目前我们正在筹备建立深圳馆。”雷雨霄介绍。

在2022年中国家博会（广州）CMF趋势LAB展上，可持续设计（材料）博物馆呈现了数十件优秀的设计作品，家具、灯具、服饰等均由可持续材料打造而成，令参观者窥见未来的设计趋势。今年9月底，在宜昌举办的“长江大保护”可持续实践艺术展上，可持续设计（材料）博物馆基于当地的特色产业，创作及展示了数百件不同垃圾再造的艺术装置及作品，包括以磷矿开采废料磷石膏再造的公共长凳等，引起参观者与媒体的热议。“希望以真诚、有趣的方式，引发更多公众的好奇和思考，让他们了解和接受可持续材料。”雷雨霄称。

将可持续材料与日常生活相连接

随着低碳生活新风尚的到来，绿色消费渐入人心，目前在生活领域，可持续材料产品的选择也越来越多。

在不久前的一次论坛中，雷雨霄身穿用咖啡渣、废弃塑料瓶及废弃衣服做成的面料制作的裙子，戴着用小麦秸秆和废弃塑料所做的耳饰登台演讲。据她介绍，中国本土的可持续材料门类目前已覆盖了塑胶、木质、石质、纸质、面料、玻璃、金属等全品类，可持续材料及材料产品单品为上万种。她表示：“它们对应了我们生活中与工业制造中所需要的方方面面的材料。无论是家居硬装、软装还是服饰箱包等日用品，在国内可选择的可持续材料非常多元化。”

而在她眼中，垃圾废料不但能重生，还能通过再利用进行“续命”：“在我们的展览中，观众所看到的窗帘、地面、茶几、地毯、抱枕全都是废弃塑料瓶做的。”

雷雨霄认为，可持续生活的一大原则就是“买对”。比如，尽量不要冲动消费、尽量购买质量好的东西，让物品可以长效使用。“同时，在消费时可把‘可持续’作为一个评判点。比如，看产品是否拿到了跟可持续相关的认证，是否能证明有回收成分、使用后能否完全降解、是否有碳减排数据、有没有在产品上标记可能的回收方式等。

雷雨霄希望，未来全球的材料市场信息，都能像食物的成分表和化妆品的配料表一样，让消费者轻松地了解到：产品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在哪里生产、如何生产、用完之后能否经过循环重回人们的生活中：“相信在这种开放的材料信息系统下，能激发更多的创新，让可持续材料最终成为市场的主流。”

观点

陈湖：生活本无垃圾，日常接触的材料处处是宝

文/羊城晚报记者 马思泳
图/受访者提供

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提及绿色环保，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摒弃对环境有害的塑料、购买使用环保材质的生活用品。随着绿色环保研究范围逐渐广泛，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变得更为丰富，绿色环保的生活或许不局限于使用什么物品、执着于限制使用某种材料。暨南大学—汉博联合可持续社会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环境艺术协会可持续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及理事陈湖认为，生活本无所谓的垃圾，实现绿色环保主要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比如，形成善用塑料意识，即是践行了“减塑”行动。

从可持续发展建筑引发塑料思考

从事空间建筑设计的陈湖对可持续发展建筑有一定研究，陈湖认为，绿色环保是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方面，提倡环保生活，最终目的是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009年，陈湖到瑞士伯尔尼应用科学大学学习，攻读可持续发展建筑硕士学位，在求学的两年时间里，陈湖系统学习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模式。陈湖说：“在可持续发展体系中，需要考虑三点，一是经济发展、二是社会进步、三是环境保护。”他认为，对大众而言，可持续发展的命题或许较为宏大，但在日常中，市民可以从减少生活垃圾做起。

为了让大众了解生活中的环保，在今年3月，陈湖以塑料为材料，打造《不落“塑”套》海洋生态保护概念艺术装置展览。“塑料与我们生活密不可分，也是我们熟悉的材料，自工业化发展以来，我们人类就与塑料打交道。”陈湖说，“以塑料呈现海龟、海狮、海豚等立体剪影，目的是想提醒大众，塑料不是我们的敌人，它本不是垃圾。在使用塑料前，我们应该思考是否真的需要它；使用了塑料之后，它是否可以再被我们多使用几次呢？”

小朋友在观看《不落“塑”套》展览

善用塑料即是“减塑”行动

随着绿色环保生活理念逐渐走进大众生活，在日常消费中，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塑料物品的使用。然而，“减塑”就是不能使用塑料吗？陈湖认为，“减塑”并不代表要反对使用塑料，塑料原本的属性定义并非垃圾，只是在某个阶段，人们使用塑料后没有将其合理地分类，“如果用正确的方式将其回收再利用，塑料是一种制造成本低、质轻、抗腐蚀能力强、易被塑制的材料，还可以用于制备燃料油和燃料气，降低原油消耗。”

无论是饮料、物品包装，还是生活用品，都有塑料的踪影。陈湖说：“塑料已被人类长久地使用，意味着它有可以继续使用的可能性，能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续存。”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减塑”？陈湖持有的观点是：“善用塑料即是‘减塑’。”比如，生产商在生产塑料时，可以选择生产多次性使用、可降解的塑料物品。商家推出某种商品时，不过度包装物品。而消费者在使用塑料时，有意识地选择可重复使用的塑料物品，减少塑料成为垃圾的次数，物尽其用。

善用材料的理念已经融入陈湖的工作中，陈湖透露，在未来几年，将致力打造健康人居空间，并善用材料，实现材料、颜色、装配等方面的恰当融合：“希望以健康的人居空间传递善用材料的理念。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材料，最终目的是避免成为垃圾，材料是否绿色环保，关键在于我们人类如何使用。”